

頸

老師說請進，請進來。來。那頸照例順從地蘸著影，順從地立在窗櫺前，任憑怯怯的線條糖絲也似從下巴牽連至胸口，膩得一室蜜裡調油——甜——何止甜。因而老師舔舔嘴說：放輕鬆放輕鬆，順勢起身倒杯水，水杯握在手底像握住一只頸子，涼的，幼秀的，也就是失手與不失手的兩造機率。

想當然爾，終究捨不下狠心。且瞧那頸，汗毛細細浮動的光潔，如晨間濕蘚，如夕照暈染之薄翳，美，真是美，老師在心底輕輕喟嘆，遲遲無法動作，惹來那頸更形怯怯的暗影，如識字班最初怯怯的歌聲：「**天茫茫，地茫茫，無親無故靠台郎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故鄉在遠方……**」

是啊，日久他鄉是故鄉（即此歌曲名，也是俗稱的「識字班之歌」）——日久——老師連忙止住揣想，憂畏一旦動心起念，未來便成臨眼事實，而多半的事實過於沉重也過於無聊，好比道德，好比倫理，好比關係……是啊，他們又是什麼關係？老師泫然欲泣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想好好把握現在——現在，那頸不正端立於前？靜靜挪移著光影變化，靜靜梳攏著腦後不安分的髮絲，靜靜靜靜，整間辦公室似乎就這麼屏息以待，等誰先靠近。

但不能，不能由他主動。老師持續笑著，笑著笑著有些僵起來，不單是表情，而是氛圍，兩人之間有什麼凝凍著。只見那頸側耳傾聽——颱風季，據說又有一個低氣壓形成了，屋外那株黑板樹啪啪翻飛——老師的心同樣抖得厲害，手足無措那一行一行流往頸部的淚水該如何是好？趕緊俯身哄慰：別哭啊別哭，沒事的別哭。語氣極盡壓抑，只求淚水別再往下去，否則要糟，畢竟誰能無視那一近乎幼獸微微發顫發亮的濕潤之頸？

事後回想起來，老師為自己彼時的想法深感羞愧——怎麼能夠，怎麼那般心猿意馬？那頸正是徬徨無助啊，正殷切向他求援，而他滿腦子思索著該如何品嘗那頸，品嘗指尖滑過頸心乃至胸口……罪過。罪過。老師倚靠欄杆，看底下三三兩兩行經之女學員（她們先是被稱作「外籍新娘」，往後幾年又改稱「新住民」），一面萌生悔意，一面無從諒解那一年那一刻，在外人看來他們更像一對父女而非其他。

乖，別哭啊別哭，老師低喃，乖。

歲月催人老，但老師活在麥芽糖似延展的青春底，臨老兩鬢猶黑，起於各式各樣

的異國女子逆轉了時間觀。對此，老師莫不心存感激。試想那些最初的遇合吧，哪個不是帶著崇敬的眼神說：「老師好。」「老師謝謝。」「老師對不起。」對不起什麼呢？青春無罪啊。且瞧她們光潔的褐眼珠：全然信任的姿態；且聽那頸流洩出來的嗓音：牙牙學語的稚拙與大無畏，欸，老師入迷了，執著於那頸肌理之柔嫩，悠悠啼唱：「**天皇皇，地皇皇，無邊無際太平洋。左思想，右思量，出路在何方。天茫茫，地茫茫……**」

嬰孩與少婦的結合——老師激動著，揣想或長或短、或粗或細、或黑或白的各式之頸，她們每晚領受枕邊人粗糙掌心之求索，以及粗魯之氣息——婚姻商品化！沙文主義！罪——老師搖頭惋惜，年輕無價，真心無價，被仲介交易的小小新娘們呵，她們值得被更溫柔更輕緩的撫摸與對待，甚至她們有權拒絕。

雖則，她們的男人往往以為：「**不要**」就是「**要**」。

因而當老師遇見那頸：焦褐，纖細、怯怯然，霎時湧現必須守護它的衝動——守護——老師為這一字眼大感吃驚，不是不明白箇中險境，而是著魔於那頸之楚楚可憐，間或默許老師手心之搭落、之深入——初始，老師很快意識到彼此不可為、不該為，但那頸之粉香層層迫近、層層陷落，流沙般將老師往下拖、往下拖，最終掙扎滅頂——

也有這樣的時刻：兩個人各自喘息，那頸忽而問起台灣的宗教儀式？問起福佬話「爽勢」是啥意思？日據呢？一時間，老師的欲望硬生生被四百年來的大小戰役給阻斷了，沉默久久僅得一句：媽的。**馬的，就是愛台灣**（老師解釋此乃語言政治化）。**媽祖也可以透過網路參拜**（老師說此乃宗教商品化）。**馬祖料理一桌好幾千**（老師說這是戰爭異化……）——胡扯一氣，那頸卻咯咯笑得異常歡快。於是老師一個挺腰試圖振作，振作啊，半晌卻不見起色，腦海裡盡是轉進或撤退或毋忘在莒——

那頸又是咯咯咯。

對此，老師重新思索台灣之定位，思索該以何種最精簡的字眼向這些外籍配偶解釋：「**他鄉即故鄉**」？所以，老師說：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，國之勇也。老師說：迎來送往各式統治者，國之能伸能屈也。老師又說：二二八乃悲劇一椿，國之恥也。反來覆去，怎麼說都無法迄及核心，不免擲書興嘆，驚動底下眾娘子面面相覷，以為再努力也是一場徒勞，因此或歌唱或誦書或寫字皆意興闌珊，寧可少做也不願犯錯。

老師更怒了。

唯獨那頸唱著念著，不畏不懼，擺明了下戰帖的氣勢。事實上老師心知肚明：那是故意氣他惱他，藉此測度他們關係之深淺——何其天真！試想最初上課時，豈敢這般造次？那時候，一切都還像隔著篩落光點的縫隙望出去：恍惚而具美感。故老師每每點名與之「會話練習」，先是糾正其發音，而後目光梭巡其身，暗自讚嘆頸之纖美——

「很，高，興，認，識，你——有，空，來，我，家，玩……」那頸繼續我行我素，一字一句意有所指。

至此，老師再也按捺不住，上前冷然道：慢。且慢。慢點讀。殊不知：思緒早已馳騁千里，反覆回味前日場景：指腹在那頸敲著點著，彈奏樂器的調調，恨不得此刻便在課桌間揚起交響樂，要那頸清楚：誰才是主導者！

但老師明白，為掩人耳目，早早便把權力讓渡了出去。所以，也只能枯坐辦公室等待頸之到來，等待時間一分一秒抽長成蔭，成心口的一株大樹——唯被動而已。所謂似水年華啊。老師端詳鏡中五官：已然遮掩不住的老態，何以心緒還如少年般躁動？遂翻閱《台灣通史》、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抑或《台灣文學史綱》，一行一行以手圈點，但求平心靜氣，豈知越讀越慌，眼前盡成歷史碎片——史纂、史識、史考、史評、史義、史鑑——史學六心法，老師默誦，試圖從中驅走腦中雜念，終究禁不起蘋果的誘惑，考據起他們之間的情感虛實：何自源起、何至所終？

不確定不確定不確定。

老師詫異著，怪自己不爭氣，居然為此坐立難安，全然不若年近五十而知天命之人！眼看屋外雲深天闇，怕是要下雨了，整座校園籠罩在低氣壓中，像籠罩一樁心事。索性書也不看，只管打量那株來自東南亞的黑板樹：不過幾年 2k71 時光，竟長至三層樓這麼高！每遇颶風下雨總要枝跌葉落，根部堅硬不時撬開地面破壞景觀，惹得教育當局嚴禁再種此樹，以免花更多公帑修繕。真的是，物種入侵略啊。老師看著那些新種上的纖纖樹種，頻頻嘆息。但也多虧此樹遮蔽，使得辦公室更加隱密，也更容易得手——尤其位於長廊盡頭的辦公室，裡頭隔了小間，原是作為擱置影印機之用，而今資料堆疊，極適於作為誘發欲望之地。

老師怔怔凝望那窄得不能再窄的空間，無法遏抑內心越發擴大的激動：不知那頸是否依約前來？週末午后，所有人都散去了，偌大的校園徒留空盪盪之蒼涼，老師端立其中更形寂寥。為免啓人疑竇，老師伏桌疾書佯裝批改作業，筆下寫的盡是困惑。偶爾聽見聲響以為對方來了，孰料風吹草動、浮塵亂舞。

整個下午呵，老師仰起頭，體內生出巨大的空慌。

等到那頸來此，所有事前的演練皆驟然失效，只見老師忙著倒水、忙著笑，忘卻前此煎熬之種種。且問：今天好嗎？又問：剛剛坐車順利否？三問：工作呢，工作跟不跟得上？皆是不痛不癢的話題。那頸遂走到窗前，不痛不癢把玩起那副來自峇里島的木雕貓：紅椅上的貓咪原本背對背，硬是被扳過來嘴對嘴，惹得那頸咯咯笑。又過一會，且去移動一旁的戒指貓、鈴噹貓、招財貓，凡所見貓咪盡成親吻狀，盡聞咯咯

咯咯。

傻瓜。老師輕笑，明白那頸等待著，等待一場風暴的來臨，連帶屋外那株黑板樹也劇烈搖晃——連帶老師的身子也晃了晃。

愛情啊，果然令人昏智。有一片刻，老師幾乎克制不住，起身趨前欲攬緊其肩、其頸。恰是此時，一張笑臉伸進門來：「猶擱在莫閒啊，張老師？」石破天驚，現場兩人連忙彈開，或吟誦牆上懸掛的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〉或捻一疊字卡辨音識字，好一幅積極向上的師生用功圖！「老師，你真正打拚，這些越南仔看來頂世人有燒好香！」上了年紀的駐衛警有著一口黑牙，一雙小眼睛斜睨著，不知是否發現了什麼？

當然，老師清楚校園辦公室何其危險，但越危險越刺激，誰能比他（任教近三十年的）更加瞭解知識體系一旦與情愛掛勾，猶如護士服之於成人片、軍警裝之於鋼管女郎……崇高與背德相涉，嚴肅與嬉鬧交軌，多麼鮮辣，多麼——不能再想下去了！老師輕舔雙唇，目送駐衛警離開，聽見那頸拿著字卡低低念：「我的新家。」「我的故鄉。」「我有話要說——」說什麼呢？千言萬語抵不過一句**我愛你**——老師在心底哀嘆，剛剛被這麼一擾，又必須重新培養情緒、重新進入情境，簡直是無限的冒險與輪迴啊。

按照往例，這空檔老師會說些他所經歷的世事，不外乎自幼家貧而立志向上，為此經常廢寢忘食導致腸胃不佳，兼之家計負擔沉重而省吃儉用，長期下來營養不良、身型矮瘦，遂在婚姻路上挫敗連連。老師說——一面將手伸到桌下，輕輕摩娑對方膝頭，一面不忘前事之師：另一隻手拿著課本以備不時之需——老師說，原以為有了工作即是愛的保證，豈知校園職場人際關係極其封閉，遲遲無愛可喜可憂。初始，猶四處求拜月老廟、託人作媒，奈何一事無成，漸漸明白緣慳分淺，更何況愛尪為尪煩、愛妻為妻苦，只能選擇看開，看開呵。

然而那頸並不等老師重燃熱情，逕自走至一旁的隔間，意有所指地搭住門把，倏然回眸——颯地那株黑板樹盪下一陣亂影，湧動滿室飛絮——老師為此震動不已，久久無法移開視線，費了好大的勁才壓制住激烈的身體反應，站起時撞了桌沿那麼一下。要命。真是要命。那頸幾歲？怎能如此焦香而富彈性？老師暗自喟嘆，想起孩童時隨姨媽赴約（當時姨丈還很年輕，頭髮豐茂還未謝頂呢），隔著玻璃櫃饞饞想望那一塊巧克力蛋糕，終究也就是想望而已。

未料，今日竟能親炙這一懸念。年輕飽滿的巧克力呵。老師遠遠站妥，不由自主發抖，說不上來是青春傷逝抑或罪惡作祟，反正抖，抖落指間惱人的粉筆灰，抖落一地緊張汗漬——抖——許多年後，當老師更老更老之後，他將靜靜回想這一幕，感激生命的恩賜，使他得以體驗日常的非常，體驗臨老激情原來是這麼回事——那頸不疾不徐，轉把鎖、扭開門，轟然一聲！老師眯眯眼，困惑著陰鬱的午后怎會曝出一大片

草原似的濕亮？繼而瞧見那頸倚靠門洞口，低頭露出一小截焦褐，兩隻手往上收攏著髮，漾出棉絮似的一層光。

來，請進，請進來。

那頸斜過來，好整以暇地望向這邊。

來。請進來。

是誰在說話？

來。

老師怔忡地，聽見那熟悉的招呼語。

來。不是沒遇過這類場面，但出自那頸畢竟是第一次。老師感到一絲絲異樣的氛圍。來。老師遲疑著沒動，懷疑是欣喜過度的幻聽？來。老師睜大了眼，瞧那頸桀敖不馴：昂揚的肌理、昂揚的喉嚨，完全不若印象中之纖弱——風吹皺一頭亂髮，像文藝片慣用的畫面，男主角究竟打算何時行動啊？老師知道他必須勇於突破，卻又隱隱覺得哪裡不對？是地氣襲人，天要下雨？又或者青春撲騰，煞不住煞不住啊？

來啊。進來。這一次，老師聽清楚也看清楚了，察覺那頸儘管眼波含笑，事實上盡瞥著腕錶——現下幾點？老師瞧瞧鐘，又瞧瞧那頸，揣度對方趕去哪裡？又為什麼非去不可？一轉念，不免傻笑，不就是爲了嗷嗷待哺的丈夫與孩子？看看屋外，天一寸一寸黑下來了。看看屋內，逆光裡的女人像尊高大無比的塑像，分辨不出頸之粗細，只見瞳仁異常晶亮，異鄉情調裡的盯看，美其名爲萍水相逢，輕挑些即是逢場作戲。

更說不定是場仙人跳，否則——否則急著伸手做什麼呢？

老師盯著那頸，竟害怕起來。

屋外那株黑板樹依舊潑跳，那頸從底下經過時，依稀可辨染上一身墨綠，再定睛，已然消失在黑暗之中了。至此，老師悲痛不已，溯及最初貼附那頸的狂喜，以及狂喜之後更柔弱更失神的撫觸：輕輕輕輕搔過頰下，輕輕輕輕搭住頸脈，最終滑進胸口——鮮澀的身體吶，老師將臉埋得更深更深，全然忘卻眼前之頸是人妻也是人母，更是異族者——單記得年輕這一事實，以及年輕所意味的享樂與嬉鬧——好幾次，老師觀察那頸睡著之後光度一格一格走成虛線，先是以指輕刮，而後整只掌心握住，掂量其溫度、其線條之起伏。

那樣不敢驚動不敢喚醒的親愛。

那時候，老師坐在成堆的資料上，伴隨著那頸細微發出的鼾聲，回顧這一生迄今感情之種種。只記得很久以前的那個胖女孩，兩家人住在同一條巷子裡，正眼瞧也不瞧他。待他取得師院學歷，忽而熱絡起來，總會在路上巧遇。老師不由深嘆，凝望那頸規律呼息，皮膚平滑而微微出汗，像一具發亮的雕塑品——私藏於倉庫間的雕塑品。老師再次仰頭深嘆，近乎幸福過於充盈而不安的惶惶然。

這不為人知的小祕密呵，曾幾何時，竟演變成每每見面必以金錢坐收的結局？老師追想，許是那次發現那頸半褪之衣襪已然綻線，一時疼惜，遂遞幾張紙鈔予那頸說，買新裳、穿水水——水水知否？那頸一見到錢，怯怯的神情更形怯怯，面露受辱驚恐，致使老師急忙解釋：「買裳，給家己——買裳，給囡仔——」比手畫腳，別無他圖，只求青春美好，不該被現實生吞活剝。但終究過於理想化，一旦開了先例，感情便可稱斤論兩，純真無異癡人說夢。

事後，那頸有意無意說起夫家難熬、娘家困窘以及小孩要上幼稚園啊，說著說著淚水撲簌，窄肩哭得更窄，平添惹人憐愛之條件。接二連三，老師漸漸意識到事有蹊蹺，又不好說破，畢竟能得青春眷顧，安能不付出更多代價？浮士德交易啊。老師聆聽那頸織造一則又一則的動人故事：並不流利的中文很具童駿情調，好似一名孩子——事實上，也就是名孩子，且瞧那五短而圓的指節，腕口肉綿綿、粉墩墩，不是小孩是什麼？

老師取來錢包，叮叮噹噹引出小孩兩眼發光，發超齡的光，連帶頸下懸著的兩只乳房別具犯罪意味，別具——老師沒說話，與那兩只眼睛對看著，揣度是否該冒更大的險？

果不其然，那頸所言皆虛。那日，老師抄小路冒險登門拜訪，驚得那頸眼若銅鈴，遠遠看老師走來竟忘了招呼，倒是一旁的丈夫急喝道：「不就要叫『老師好』？」是村裡少見的斯文男，可惜了那一雙長短腳。男子呵呵笑迎，牽著小蘿蔔頭兒子左一聲右一聲喊老師，禮數處處做足，但到底同性相斥，面對忽而闖入的陌生男子難免費心猜疑。想當然，老師不是省油的燈，先發制人提起適才與村幹事、社區媽媽們開會，討論如何籌辦識字班成果交流，好讓這些「外籍媳婦」（斯文男所有所思笑）更懂本村風俗。

老師邊說邊瞥那頸去遠之背影，獨留小蘿蔔頭抱著他的大腿又叫又跳，一派天真。天真的掩耳盜鈴。老師搖搖頭。逃吧。都逃吧。立在大廳酸苦難耐，一顆心往下掉、往下掉，恨不得上前攬住那頸，如辦公室小房間裡突如其來的激動——「歹勢唷老師，古年茶，較利！」斯文男遞過茶點，歉赧笑。老師且去瞧他粗厚的手，又去瞧那蜷起的腳，無從想像它們每晚每日如何對待一枚纖纖之頸？

老師絞著手，極不自然地打量起大廳種種擺飾：平常家庭慣有的瓶瓶罐罐與速食店蒐集而來的整套 Hello Kitty，以及音響、電視櫃、酒（斯文男問：「要不要食一杯？」）——冷不防，望見那熟悉的木雕貓：不是嘴對嘴，而是背對背——還有更多更多來自辦公室的小玩意……老師笑起來：孩子就是孩子，為什麼要偷呢？如果愛情也能夠為物，他何嘗不願意極盡所能換取更多——更多的頸、更多的情念？

老師將手按在胸口，很是痛心。小蘿蔔頭見狀以為藏了什麼，伸手來搶，力氣之大險些撞倒了老師。

斯文男吼起來，一跛一跛上前劈頭便打：「假肖欵，看你後擺敢不敢？敢不敢？」意有所指，聽得老師一陣心虛。小蘿蔔頭邊躲邊叫媽媽，卻不見那頸出來，惹得斯文男益發憤怒，一上一下落到孩子背上的鞋底揚起片片泥土，土腥濺到老師的鼻尖來。老師聞見前院裡披披掛掛的長年菜，聞到細微的屬於這個家的整體氣味：軟呢，餹澀，臊——老師憶及有那麼一次完事後，那頸挑著他皺痛的胸乳，提起教導孩子發音之難，如「燈」可區分為ㄉㄥ（北京話），ㄉㄥ（福佬話），以及 Den（越南語）……那時候，老師抓住對方的手說：噓，噓。妳聽。聽到沒？

滿室靜默，天光靜好，散落一地的資料鋪在身下，以致他們的背脊黏滿了字。老師指著其中一個說：

這就是「愛」

完全失控的狀態。老師上前護住小蘿蔔頭，力阻斯文男，邊向藏匿一旁的那頸求援。真是，俗濫到底的鄉土劇了。那頸大概不會出來吧，應該躲在那邊那堵矮牆下吧？暗中監視這一幕嚴父慈母的基調，而他呢，不過是個垂垂老矣的局外人，看地上雲影一會胖一會瘦，一瞬間聲音全離得遠遠的，去，去到一個不明所以的境界，他聽見自己說：「攔打會出代誌啦。」

這個下午啊。老師出得門來，刻意走大路回去，路上盡是識字班學員爭相問候：「老師好——」「老師來坐啊——」「老師——」她們白日忙於家務，夜間勤上識字班，從女孩熟成至女人不過一彈指，如何不老？老師看也不看那些未老先衰的她們，自顧自往前走，大有風蕭蕭兮之豪情。走至校門口（位於半山腰的），回首，遠眺滿山燈火，想今日之種種，不免悲從中來，以為一切休矣，休矣。且留待他年靜靜回憶，回憶那頸猶是孩子時的純粹，的怯怯然。

但事情終究不似老師所想，隔幾日，那頸又來，這回未主動搭住小隔間門鎖，也未淚水撲簌，就是等，等老師開口、等老師靠近，等候屋外那株黑板樹照例盪下暗影，遮蔽兩人之間的情緒。老師沒料到那頸這般心機，故也等她說些什麼，等她走過來靠

往胸膛，輕輕撩撥他的小髭，撩撥心房。

辦公室瑣白，他們的感情同樣不見血色——真有感情嗎？會否自始至終只是他興興然的一廂情願？老師揪著心，早該明白兩人會走至這一步：身分，年齡，社經地位……他還奢求什麼？青春的頸，青春的笑，青春的美感——老師笑：真該知足，否則不也就是找個伴來守候自己預知的死亡，此舉又與村中那些眾男子們何異？

說歸說，怨憎還是會苦，接下來的日子該走向哪裡呢？兩個人就這麼沉默相對，看日頭一寸寸淡下去斜下去，如日暮的老夫妻最終看穿情感的分分合合，滿心感激地坐在海邊握住彼此的手，靜靜靜靜聽海潮洶湧，靜靜靜靜凝望細碎的深邃如鑽的波光。

果真如此，老師心甘情願。偏偏即使到了這節骨眼，那頸仍不肯放鬆對情感以外的索求，一雙眼睛不安分梭巡著。老師不由惱怒了，將錢包扔到桌上，大有不顧一切的衝動：拿去，統統拿去！他吶喊著，快將我倆的祕密公諸於世！快把我的背德全說給人聽！老師不可遏抑地發抖，背過身，望見玻璃窗裡不聽使喚的淚，望見那頸面無表情地將紙鈔抽出，納入口袋，起身離開，離開前不忘把門帶上。徒留巨大空荒的回音。

至此，老師後悔不已，卻也不寒而慄，無從獲知那頸何以如斯轉變？是他寵壞了她？抑或他的身分使她肆無忌憚？左思右想，腦海裡盡是那頸各式光照下的姿態，或成窈窕之蛇，或成楚楚可憐之貓……莫非這是一場陷阱？莫非他們的情感暗黑如井，坐井觀天，也難怪那些學者們要對村裡的男人提出批評：跨國婚姻商品化！逃妻恐懼症！婚姻殖民！

那麼，他呢？他和那頸是否也算商品化？不，不是這樣的！老師喃喃辯解，笑了又哭，哭了又笑，一時間難以接受這一突來的分手結果。他立在欄杆前，看那頸越走越遠，窄薄的身脊一扭一扭，像鳥，更像名雀躍得手的孩子。是啊，孩子，年近半百的老師歎吁著，揣想當年要是與那胖女孩結婚，而今女兒也該這麼大了吧。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。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。老師抹了抹眼，又是慚愧又是矛盾，情感之於他，他們（上了年歲的單身漢們），何以這般難解、這般難堪？

往後，那頸還會來嗎？還會來吧。到時候，他該以何種姿態面對她？他該以何種心緒面對年復一年的外籍學員（也是人妻人母的）？山風襲湧，老師翻出了白髮，也翻動層層臉之皺摺。老了。真的老了。許多年後，那頸還會記得夕照滑落胸口，臉龐灑上細粉撲稜般的橘金帶藍嗎？還會記得老師緩緩撫觸、緩緩輕搔的溫柔？那焦糖也似的頸呵。年輕的巧克力啊。老師摩娑著那只水杯：幼秀的，繪有青花蝙蝠的托蓋水杯，像頸，一個失神摔落了它。

啊。底下經過的女學員們紛紛抬起頭來望向老師。

啊。老師凝望一地碎片，碎片在樹影中閃閃發亮。

啊，颱風季啊。樹濤響動，群山遠擴，老師同樣抬起頭來望向那株黑板樹，憂心著風雨之後，它是否依然聳立呢？

那頸真的不再來了嗎？老師蹣跚返回辦公室，所見盡成灰燼，所聞盡是悲傷，痛惜那頸不懂得愛之美好，深深傷害了自己。將來啊，將來她肯定是要後悔的。

也就是這時候，門洞口傳來叩叩兩聲。

老師說，請進。請進來。

請進——